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穀

梁

禮

證



穀

梁

禮

證

侯
康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穀梁禮證卷一

嶺南遺書

番禺侯康

君謨撰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
媵及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
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除立適
之外概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
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
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
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

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熹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宜太后熹

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竝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傅

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臧熹此議引仲子事用左

氏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數語則穀梁義故顧氏曰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

晉簡文帝母鄭氏之傅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

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

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傅妾不得

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賄人之母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
義故曰賄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
叅歸賄未嘗失禮蓋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賄爲惠公
母則可賄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僭夫人而君母與眾
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
無服但練冠麻衣繅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總是禮
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
說妾子爲君母得僭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
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旣得立
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卽徐邈義

乘馬曰贈

證曰禮記少儀贈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是贈用馬也贈亦兼用車何邵公以無車者爲周制有車者爲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喪禮贈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禮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
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駟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
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
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
然自何邵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
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衣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襚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
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雷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
自堂受紼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襚

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卒端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韠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韠衣獨文繡一襲雜記似爲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韠以後路與冕服韠得有後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韠是也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

從禮戴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餘義詳相八年

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證曰稱天子爲大上者荀子君子篇莫敢犯大上之禁注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是也但楊倞讀大爲太范氏則讀如字攷左傳襄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禮記曲禮太上貴德二大字皆讀作泰而訓爲帝皇之世此傳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證曰楊疏謂譏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按
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
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是穀梁之譏世卿固
有明文特非見于傳耳

傳未畢喪孤未尙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尙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
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
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

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然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

左傳云王未葬亦是此義非謂既葬

即可簡大夫也杜氏因以附會其既葬除喪之說謬已置諸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贈鄭君注少儀贈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不入廟門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贈皆與此傳同而荀子大略篇賻賻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賻所以佐生也又似賻非歸死者

之名

自虎通引弔辭曰知生則賻其文木既夕記抱攷經堂本于賻字下增賻字竊未收從故不錄

既夕禮兄弟賻奠可也注賻奠于死生兩施公羊隱元

年注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賻賻賻徐彥疏及穀梁隱元

年疏所以則賻賻本

作賻賻年左傳釋文賻一木作贈

是何亦以賻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生

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

春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慎何邵公皆訓賻爲覆當是覆

被亡人之意

本左傳疏

屬之死者偶名尤當矣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證曰禮記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于有

司是臣歸君賻之禮也求賻之非公穀無異說左氏雖

于此年無譏而于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義可通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士訓詔地求謂王者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晉旨云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自虎通云晉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

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卽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釣以德德釣以下之說年釣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膏肓云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釣貴釣何以別之年釣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長釣貴釣兼者也左傳第云年釣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貴釣矣而長釣貴釣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

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

者貴鈞而長必不鈞

立子以貴不以長爲異母者言若同母自仍以長何注于雙生子亦

分先後其意可知

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強合于

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載虞蘇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